

极地国际问题研究通讯

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2023 年第 1-2 期 (总第 42-43 期) Volume 12, No. 1-2,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the Polar Regions (Quarterly)

本期主要内容

焦点关注

- 第六届中美北极社会科学研讨会综述

各国极地战略研究

- Evolution and Imp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ctic Strategy and China's Response

国外智库报告观点摘要

- CSIS. *Frozen Frontiers: China's Great Power Ambitions in the Polar Regions*

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摘要

- 南极条约协商国制度性话语权的来源：科研实力与议题联盟

极地读书会

- 地球上永不熄灭的火星：南极

极地学术动态

- 2023 年上半年中心学术活动

《极地国际问题研究通讯》信息均来源于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极地国际问题研究通讯》季刊
3、6、9、12 月出版
本期出版日期：2023 年 6 月 30 日
<http://spsir.tongji.edu.cn/index.asp>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传真）：021-65984182

学术委员会主任 夏立平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传兴 陈丹红 陈玉刚 苏平 陆俊元 宋黎磊
杨剑 张侠 郭培清 夏立平 徐世杰 潘敏
主编 潘敏



CONTENT

Focus

- Viewpoint Summary of the 6th Sino-U.S. Arctic Social Science Conference

Polar Strategies of the State

- Evolution and Imp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ctic Strategy and China's Response

Summary from foreign think tanks' reports

- Frozen Frontiers: China's Great Power Ambitions in the Polar Reg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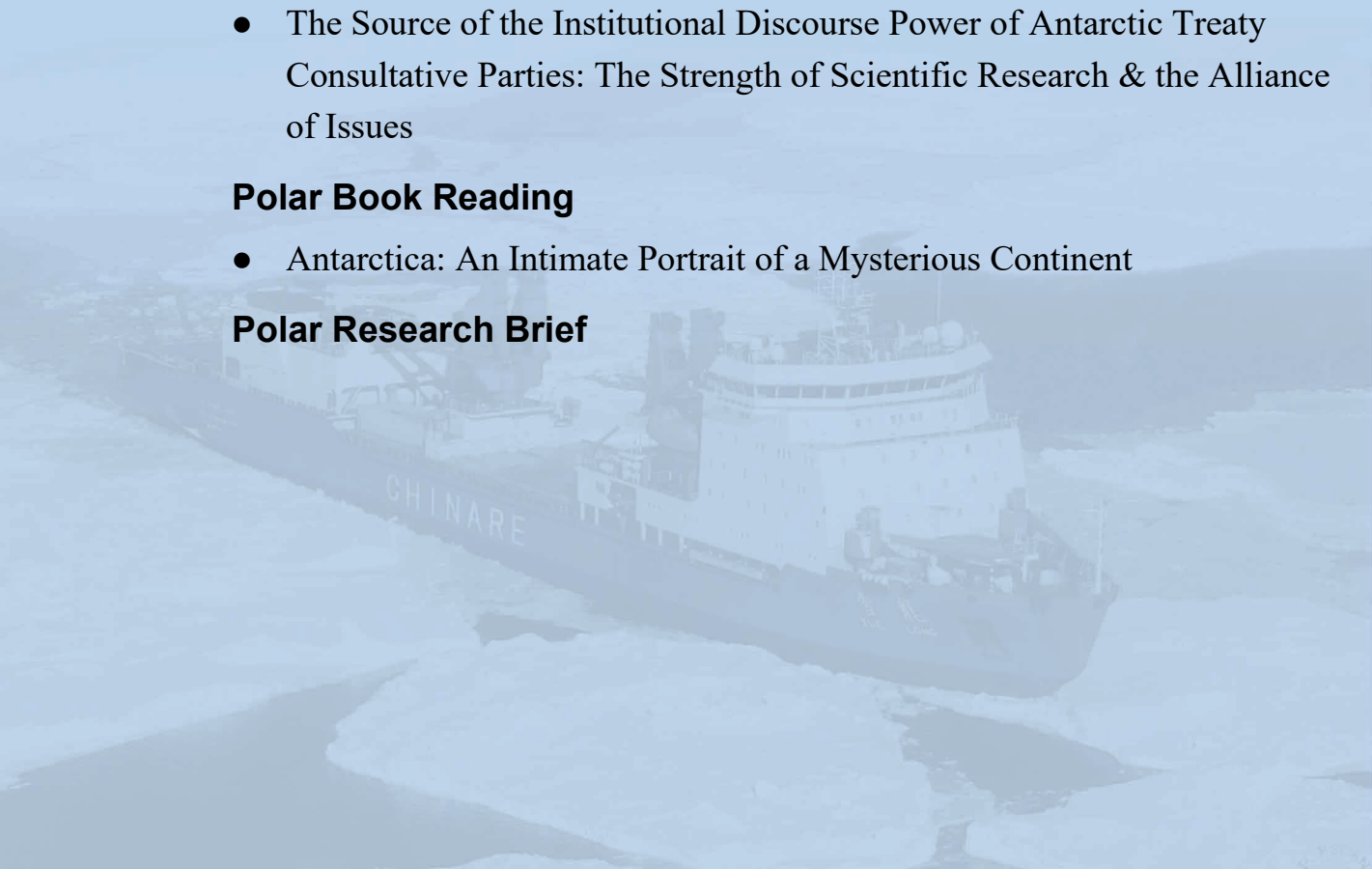
The thesis' Abstract in the Center

- The Source of the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Antarctic Treaty Consultative Parties: The Strength of Scientific Research & the Alliance of Issues

Polar Book Reading

- Antarctica: An Intimate Portrait of a Mysterious Continent

Polar Research Brief



【**焦点关注**】**中美未来北极合作：可能性、领域与方式****——第六届中美北极社会科学研讨会综述**

潘 敏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23年6月28-30日第六届中美北极社会科学研讨会由同济大学和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合办，在广州成功召开。外交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海南大学、澳门大学、上海海洋大学、阿拉斯加州、大连海事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极地研究所、澳门大学等单位的中国专家学者、来自美国北方研究所、国际北极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北亚利桑那大学等单位的美国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美两国极地问题研究领域80余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齐聚一堂”，围绕“全球变化与全球治理视域下中美北极合作”展开研讨。

外交部北极事务特别代表高风出席了会议。中国外交部北极事务特别代表高风从国家战略高度分享了北极区域势态变化及中国一贯秉持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立场，强调中国作为北极事务重要的利益攸关方致力于参与北极治理，维护各国和国际社会在北极的共同利益，推动北极的可持续发展。美国阿拉斯加州前副州长Mead Treadwell先生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就如何通过建立一个长期目标来解决中美两国贸易合作不畅的困境提出个人见解。夏立平教授指出，中美北极社科研讨应不忘初心，秉承互相尊重的原则，为北极地区的治理和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下文主要从未来中美北极合作的可能性、主要合作的领域以及合作的方式三个方面重点梳理美方学者和部分中国学者的主要观点。



一、中美未来北极合作的可能性分析

俄乌冲突后，北极地区的研究围绕着北极例外论的消失、大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博弈、北极地区地缘政治回归、北极治理机制失效等问题而展开，关于北极合作和治理的研究随着北极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制的停摆而成为较少被问津的话题。但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中美在北极地区在未来合作的可能性问题。美国学者从全球气候治理、北极区域发展以及北极地区合作的历史等视角来讨论中美两国北极合作的可能性因素有：

第一，时代赋予中美两国必须合作的使命。全球和北极地区气候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北极国家战略对北极地区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关注，共同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美中两国作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有责任合作领导全球气候治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第二，中美两国在北极地区有较多相同的主张和共同的利益，存在合作的基础。比如在航道方面，中美都主张自由航行、安全航行，在技术上有较大的合作空间；北极航道得到有效的治理，对所有国家都有利；在能源方面，北极原住民和北极地方政府主张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保护和利用相结合，这与中国的北极政策主张一致；中美两国北极政策中都强调环境、可持续发展等。

第三，学者们从北极地区的合作历史以及今年以来北极地区出现的合作苗头来论证未来中美北极合作的可能性。如 Treadwell 指出，即使在冷战时期，美俄关系低谷时期，两国也能够对白令海峡达成航运安全协议，美俄两国海岸警卫队在北极搜救方面进行了一切的合作，更何况中美关系远远没有到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关系那般恶劣。中国北极事务特别代表高风司长讨论了今年以来北极地区出现合作的苗头，比如3月初，在日本举行的北极圈论坛，5月11日俄罗斯和挪威之间的北极理事会的顺利交接，6月中旬在韩国举行了中北冰洋渔业协定（CAOFA）第二届缔约方大会（COP），会议主要侧重于建立 CAOFA 的执行规则和下设机构。

此外，美国学者指出，美国西部各州与中国的经济依赖性极强，如果华盛顿的政策影响到这些州的经济时，这些州就会去国会游说。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在三年疫情和俄乌冲突一年之后，相关国家试图恢复北极地区的治理工作，中美北极合作创造了一些可能性。但未来中美合作也存在较大的障碍：

第一，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改变。中方对于美方高层来访，总体上是比较冷淡的，没有抱有太多期望。近期有人说中美关系破冰，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是中美北极合作最大的障碍。

第二，美国政府担心中俄两国关系过于密切。

第三，俄乌冲突不结束，北极地区的安全环境将充满风险，北极地区地缘政治紧张状态很难减缓，大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博弈将持续存在，这种战略环境根本不利于国际社会在北极地区的合作，中美北极合作也同样收到干扰。

二、中美未来北极合作的主要领域

Treadwell 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中美两国在北极地区合作的领域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炭黑、替代燃料贸易、脱碳）；科学（帮助俄罗斯、共享平台、破冰船）；运输/基础设施（开发北极航线）；运输/安全（航空、无人机、PNT）；渔业（可持续发展合作）；采矿（市场供应的多样性）；能源（市场供应的多样性）。

第一，中美推动北极航道合作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Treadwell 谈到了美国国内关于建设美国北极航道的立法以及美加在圣劳伦斯航道合作的问题。美国正在努力建设一条横跨阿拉斯加顶部的航运路线（西北航道的一部分），将美国北极和加拿大北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出来。阿拉斯加州的穆尔科斯基参议员曾给国会提交了一个“海洋法”的提案，想通过这个海洋法来存进美国将与拥有破冰船的国家合

作，建立一个航运服务系统，但遗憾的是这个法案在美国国会没有任何进展。美国参议院在2020年通过了“北极航运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案”，这个咨询委员会将与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国进行密切合作，当前正在同韩国、日本、新加坡商谈进行这条新北极航路及其沿岸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Treadwell说，如果他是中国的北极大使，他会让美国人知道他非常乐意配合这个问题的讨论。此外，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在圣劳伦斯航道的合作，明尼苏达州的铁矿石可以通过这条航道运输出来。圣劳伦斯航道可以和北极航道对接起来，也可以与刚才一位中国发言人说的山东一些港口对接起来，显然这个运输网将有利于东亚国家以及美国的阿拉斯加和加拿大。

Treadwell认为在北极航运的问题上，中美比中俄的观点更为接近。因为俄罗斯强调垄断北极航运的政策，而中美都主张北极航运自由。当然这些航道的开通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主张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合作。此外，北极航运的保险业务也可以发展起来。这在一开始可能与俄罗斯形成竞争关系，最终也是要与俄罗斯合作的。但当下乌克兰局势、中俄遭制裁的可能性等问题，抑制了人们对北极航道利用的热情。

第二，关于中国参与北极地区重要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合作。这一点特别要关注英国智库学者 Menezes 对中国参与北美北极地区重要矿产资源活动的梳理。详细梳理中国曾经在北美北极地区的重要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说明中国有这个基础，进一步合作开发有较好的基础和经验。而当前在北美北极地区开发重要矿产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三个国家。

在阿拉斯加，2009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收购泰克资源（Teck Resources）17.5%的股份，随后在次年减持至10%。2010年，肯辛顿公司将50%的金精矿出售给中国黄金集团（中国最大的黄金生产商）进行加工，这是中国国有企业首次与美国贵金属矿产建立此类交易。

加拿大的上市矿产公司中，至少有27家有与中国直接联系的股份持有者，包括加拿大最大的三家矿业公司——泰克资源、艾芬豪矿业（Ivanhoe Resources）和第一量子矿业（First Quantum Minerals）。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参与了89笔对加拿大矿产的收购或投资，总价值140亿美元。在加拿大育空地区，中国金堆城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08年收购了加拿大金刚狼矿产（Wolverine mine）项目，但2015年该项目停工。2010年，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的加拿大子公司——塞尔温驰宏有限公司以1亿加元收购塞尔温矿产项目50%的股权，并于2013年追加5000万加元收购其剩余50%的股权。2014年，加拿大铜北矿业公司聘请北京矿冶研究总院进行联合可行性研究，北京矿冶研究总院负责所有工艺设计和设备选型，包括从中国采



购设备。2013年,加拿大北自由金(Freegold Mountain)有限公司获得中加自然资源基金一期股权投资。到2017年,该公司更名为凯旋黄金(Triumph Gold)公司,中国紫金矿业基金持有其9.8%的股权。在努纳武地区,山东黄金矿业公司于2020年5月促成收购TMAC资源公司的交易。中国与加拿大有四个资源勘探项目合作,分别是蓝色驯鹿(Blue Caribou)项目、后河(Back River)项目、安吉拉克(Angilak)项目和伊佐克走廊(Izok Corridor Project)项目。但加拿大对于中国投资的担心和不信任正在阻碍中加两国在矿产开发上的合作。如山东黄金收购TMAC资源公司的交易因加拿大投资法面临安全审查而被否决。

格陵兰岛同样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矿产开发项目中由中国支持的有三个。一是中国在此处的矿产开发投资有三个。一是Kvanefjeld/Kuannersui 稀土-铀矿项目,2019年,盛和资源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CNNC)的子公司联合成立合资企业——中核华盛矿业有限公司,建立了将进口稀土精矿进口到中国进行深加工的正式途径;二是Isua 铁矿项目,该项目原属英国伦敦矿业公司,2016年中国俊安能源有限公司取代破产的伦敦矿业公司,接手了该项目。但由于没有按期开工于2021年被格陵兰自治政府吊销执照;三是Citronen 铅锌项目,澳大利亚IronBark 锌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对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于2011年签署谅解备忘录,以交钥匙(Turnkey)方式开发项目,中国银行为项目开发提供资金。但在2021年,中国的角色由美国替代。

第三,对中国而言,北美的液化天然气合作是更为节约成本的合作项目。阿拉斯加北坡的液化天然气运送到东亚地区,只有600英里的冰上航路,而从亚马尔输出到东亚的液化天然气却要走2600英里的冰上航路,多了整整2000英里的成本,无论中国是不是近北极国家,阿拉斯加都是中国最近的潜在液化天然气供应地,中美两国的领导在谈论使用韩国的同一家船厂制造的相同形式的液化天然气油轮,从阿拉斯加北坡带来天然气。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将是平衡中美贸易的关键商品。拜登政府已经批准美国出口液化天然气到其他国家。

第四,作为投资前沿的格陵兰旅游业和旅行服务业,中国也有参与的机会。Menezes 第二场演讲主题是关于格陵兰的旅游业。格陵兰的原住民文化和自然景观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兴趣,但由于疫情的原因2020、2021年有所下降。2022年,格陵兰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68076名游客(但主要是来自欧洲国家),较2019年增幅为26.34%,大约是格陵兰本地的人口还多1万多人。目前格陵兰共有酒店28家,旅社35家,酒店公寓29所,供旅客住宿的房间有2144间,床位共计4352个,

Menezes 认为这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中国游客的贡献率几乎为零，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第一，签证较为麻烦；第二，格陵兰没有那么多商品可卖。

三、中美未来北极合作的方式

在北极航道的运输和合作方面，Huntington 博士建议应该像北冰洋公海协议一样，我们应该先了解它，然后再考虑如何利用它，就像《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中所讲的，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在还没有了解认识的情况就去开发利用，可能会带来不可逆的环境损害。Treadwell 认为中国政府和学者应密切关注美国的北极航道建设，美国正在努力建设一条横跨阿拉斯加顶部的航运路线（上文已经涉及）。

恢复和促进中美北极气候合作方面，Zellen 教授认为，第一，中国可以和北极地方政府、北极原住民组织和政府直接合作，建立伙伴关系，获得当地人民的支持，来弥补美国联邦政府的不积极态度。中国各省和地区也可以遵循这条道路，与美国北极的地方政府合作。第二，在没有政府间正式互动的情况下，培育与北极理事会其他工作组成员的合作，使这种合作关系持续下去，为未来政府间合作打下基础和创造基础。第三，与美国建立信任关系，从小型北极项目开始，以更大规模的联合活动为目标（SAR）。第四，支持独立学者对北极气候的研究，在不断上升的“冷战”动态中摆脱对中国合作的制度压力和偏见。北极研究中存在一个庞大的独立研究人员群体，他们乐于并能够继续合作，不受某些机构边界的限制。第五，恢复戈尔巴乔夫的愿景。Treadwell 也认为阿拉斯加州北极战略有与美国联邦政府不同的地方，也为中国与阿拉斯加州政府的合作提供一些机会，比如阿拉斯加州的北极战略与美国的北极战略虽然在安全方面保持一致，但阿拉斯加州在经济上依赖于与中国在几个领域的贸易，阿拉斯加州支持渔业、采矿、石油和天然气利益，支持油气资源开发。

四、结语

美国学者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视角来讨论中美北极合作的可能性，多数合作建议和合作方式值得中国尝试，但也有一些建议不能盲目接受，比如在北美北极地区的航道和能源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旅游设施建设问题，根据历史经验，需要谨慎对待。

五、附件：美方参会学者简介

1. Mead TREADWELL

Treadwell 拥有 Treadwell Development 公司。2010 年至 2014 年，他担任阿拉斯加州副州长，2006 年至 2010 年担任美国北极研究委员会主席。他是共和党成员，也是 2014 年阿拉斯加美国参议院选举的候选人。Treadwell 于 2001 年被任命为美国北极研究委员会成员，2006 年被乔治·W·布什总统任命为北极研究委员会主席。他很担心人为全球变暖问题和北冰洋生态保护问题。他专注于阿拉斯加的战略、国防、管理、运输和电信。他是《导弹防御》、《太空关系》和《二十一世纪》的合著者，也是 2009 年北英联邦研究《为什么北极很重要》的主要作者。特雷德威尔在 2008 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担任阿拉斯加州代表。

2. Henry P. Huntington

独立研究员。他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学位，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极地研究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居住在阿拉斯加的伊格尔河畔，为海洋保护协会从事北冰洋保护工作。亨廷顿的研究活动包括审查阿拉斯加北部的自给狩猎法规，记录白鲸和弓头鲸的传统生态知识，研究爱斯基摩人和因纽特人对海冰的了解和使用，以及评估气候变化对北极社区和北极海洋哺乳动物的影响。亨廷顿参与了许多国际研究项目，如北极监测和评估项目、北极动植物保护项目和北极气候影响评估。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北极新兴研究问题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也是加拿大科学院理事会北方粮食安全知识状况小组的成员。他是挪威极地研究科学院的成员。亨廷顿写了许多学术和流行的文章，以及两本书。他曾乘坐狗队、开放式小船和雪地摩托在北极进行长途旅行。

3. Barry Scott Zellen (第一次参加中美北极社科研讨会)

博士，康涅狄格大学地理系的研究学者。他同时是阿库雷伊大学极地法项目的富布赖特学者（2020 年）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 1965 级北极学者（2019-22 年）。自 2022 年以来，Zellen 还担任《Intersec:国际安全杂志》的北极国际记者。Zellen 撰写或编辑了十几本关于北极、土著和战略问题的书籍。Zellen 最初的研究和写作

（1990-2010）主要集中在北极西部地区，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那里进行研究，同时管理西北地区和育空地区的几个北方土著语言媒体组织。自 2010 年以来，泽伦的研究已经扩展到北极以外，包括从婆罗洲到白令吉亚的太平洋盆地的土著人民。泽伦之前曾担任科内基金会研究员（2016-18），他的项目是“从极地到海洋地区的部落缓冲区和区域稳定：了解土著家园和现代国家之间的界面，以及稳定边疆的基

础”，美国加拿大研究协会（ACSUS，2016-21）、乔治城大学埃德蒙·沃尔什外交学院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2012-18）；美国北极研究联盟董事会成员（北极研究联盟，2012-14）；海军研究生院文化与冲突研究项目和当代冲突中心研究附属机构（2004-12）；海军研究生院当代冲突中心战略洞察期刊编辑（2004-10）；国土安全和反恐通讯员，Intersec:《国际安全杂志》（2002-2010）。

4. Ian Mac Keizie Laing

阿拉斯加州北方研究所执行主任（位于安克雷奇）。他拥有达特茅斯学院亚洲研究和地质学学位，曾任政治和传播顾问，专门从事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研究。他曾在州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工作，专注于财政政策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北方研究所（ION）是一家总部位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无党派公共政策智库。在全球层面上，ION 致力于促进美国的利益，代表北方论坛，促进环极地地区的国际合作。ION 与北极理事会密切合作，开展了各种项目，包括北极可再生能源图集、北极能源峰会组织、北极海洋航运评估、环极基础设施工作队和许多其他项目。ION 为各种北极理事会工作组、北极商业圆桌会议和国际政策之旅提供了便利。

5. Dwayne Ryan Menezes （第一次参加中美北极社科研讨会）

博士，英国人，极地研究与政策倡议（Polar Research and Policy Initiative, PRPI）智库的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这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智库，致力于北极、北欧、北大西洋、北太平洋和南极事务的研究。Menezes 还是英国议会格陵兰问题所有党派议会小组（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Greenland）的主任。PRPI 的政策部门支持政策制定者制定更有效的北极政策和方案；向议会调查提交证据；并接待议会团体。其咨询部门就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为政府、企业和投资者提供咨询；目前 PRPI 正在与北极经济理事会一起编制一份北极可持续投资机会清单。PRPI 每年召集世界各地机构的领导人举办 50-60 多次北极对话，这些领导人来自政策、工业、学术界、民间社会和媒体。PRPI 出版部门主办《极地连线》，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北极分析和评论平台。Menezes 博士还是 High North Fisheries 的创始人兼董事，该公司是一家国际海鲜贸易代理公司，在全球推广北极、北欧、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海鲜；Menezes 还是格陵兰政府顾问、《北极商业杂志》联合创始人兼董事、《今日北极》副总裁、JONAA 咨询委员会成员和英国极地网络管理委员会前成员。作为一名专题专家，他曾向许多国家政府和议会发表演讲，或与之密切联系，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挪威、芬兰、瑞典、丹麦、冰岛、格陵兰岛、法罗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印度的政府和议会，以及欧洲议会，北极理事会、北极经济理事会、北欧理事会和西北欧理事会。他还定期为国家和国际媒体撰



稿，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加拿大广播公司、天空新闻、路透社、《泰晤士报》、《每日邮报》、《电讯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家评论、《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西澳大利亚、德国之声等。

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阅读了帝国和英联邦历史，并从剑桥大学毕业，获得了历史博士学位（帝国和教会历史）。随后，他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的研究中心获得了访问或博士后研究金。他目前是伦敦大学英联邦研究所副研究员和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学院风险与减灾研究所名誉研究员。他是几本研究出版物和卷的作者/编辑，包括《北美北极：区域安全主题》（伦敦：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2019）、《五眼关键矿产联盟的案例：关注格陵兰岛》（伦敦，PRPI，2021）和《北极地区的非国家行为者》（施普林格，2022）。他还是电影制作公司 Think film Impact production（TFIP）的联合创始人兼顾问委员会主席；四部广受好评的电影的副制片人：入围奥斯卡奖、艾美奖提名的《我的敌人，我的兄弟》（2015，2017）；La Soledad（2016）；投诉人（2017）；和数字（2017）。





Evolution and Imp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ctic Strategy and China's Response*

Liao Junjie, Pan Min**

Abstract On October 7th, 2022,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leased an updated vers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Arctic Region based on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Arctic region and global affairs. This strategy emphasizes 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the Arctic,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climate governance in the region, and advocates for resto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s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Arctic and viewing China as a potential challenge and even the most powerful competitor on a global scale, the changes of the U.S. Arctic strategy will inevitably have an impact on China's scientific research right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governance rights in the Arctic region. To respond to the new situ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changes in the U.S. Arctic strategy, China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maintain positive relationships with all Arctic countries, and continue i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Arctic affairs.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Arctic Strategy, Arctic Security, Arctic Government

1 Introduct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leased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Arctic Region, marking a shift in the focus of the U.S. Arctic strategy fro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rotection first" t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now t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gradually developing a trend towards tradi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The attitudes of the three U.S. administrations towards climate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Arctic region have fluctuate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trategy focused on protecting the Arctic environment, emphasiz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Arctic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ook a conservative stance on the issue of exploiting Arctic resources. After Trump took office, his foreign policy emphasized "America first" and unilateralism. As a part of its foreign policy, its Arctic strategy also pursued the idea of "America first", strongly supported

*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Arctic strategy of major countries" funded by China Antarctic and Arctic, 2022.

** LIAO Junjie, Master candidat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PAN Min,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Arctic development, regarded the Arctic as a “potential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rridor”, strengthened military capacity building, and guarded against the presence of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Arctic reg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trategy emphasizes enhancing its presence in the Arctic region for the purpose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and pays greater atten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advanc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ue to the United States’ dual identity as an Arctic nation and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the adjustments to the U.S. Arctic strategy will profoundly impact China’s pursuit of its own interests in the Arctic region. Therefore, based on the Arctic policy released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is article will summarize the features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rctic policy, evaluate the possible impact of its new strategy on China’s Arctic interests, and consider China’s response measures to the changes in the U.S. Arctic strategy through text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2 The Changes and Features of the U.S. Arctic Strategy

The Arctic strategy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a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Arctic Region issu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3, while the Arctic strategy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 reflected in two types of strategies: one is the Arctic strategy released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the others are the Arctic strategy reports released by various military branches(Wang, 2022). Based on its assessment of changes in Arctic regional power and global strategic situat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issued the U.S. 2022 Arctic Strategy, which inherits the Arctic strategy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continues the Arctic strategy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is strategy presents the following changes and new features:

2.1 The U.S. Arctic Security Strategy: Emphasizing 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Implementing as Concrete Policies

Sinc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released its Arctic strategy, every U.S. government has made the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a priority in the Arctic regio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Arctic Region states at the outset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prior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rctic region i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sovereign territory and rights, natural resources, and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ecurity perspective is more diversified, with a broader



definition of security interests. Its Arctic strategy mentions that U.S. security in the Arctic encompasses a broad spectrum of activities, ranging from “supporting safe commercial and scientific operations to national defense”(The White House, 2013), covering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narrowed the definition of Arctic security, emphasizing traditional security. After President Trump took office, the United States enhanced it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rctic region, including increasing the deployment of military bases and combat forces, strengthening U.S. military exercises in the Arctic region, and rebuilding the Second Fleet to respond to China and Russia’s challenges(Guo and Zou, 2019).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trategy defines the national security aspect goals as ensuring security interests in “national defense and homeland security to safe commercial and scientific activities”(The White House, 2022). It can be seen that althoug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definition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is more diversified, defense has taken a more prominent pl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concerns in the Arctic region, that is, it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traditional security. The strategy also mentions managing the risk of further militarization or accidental conflict, including risks stemming from geopolitical tensions with Russia. In addition to responding to Russia as a threat, the strategy also explicitly points out that China is increasing its influence in the Arctic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and actively seeking to participate in Arctic governance. The strategy believes that China’s scientific activities in the Arctic region are dual-use for intelligence and military purposes, and its expansion of its icebreaker fleet and sending warships to the Arctic region constitutes a potential challenge to the U.S. position in this area(The White House, 2022).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emphasis on traditional security is based on the increasingly challe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Arctic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U.S. during the Trump era reflects the intensifying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Arctic region. A White House spokesperson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nce stated in a brief summary of the U.S. Arctic strategy that “we also are in the process of adjusting our Arctic policy to today’s new strategic realities, and those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The White House 2020).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positioned the Arctic as a “peaceful, stable, and free of conflict” region(The White House, 2013). whil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positioned it as a “potential corridor for strategic competition”(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gone even further, emphasizing Russia's threat to U.S. security, believing that since 2013,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Arctic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ierce, and Russia's unprovoked war in Ukraine has intensified this competition(The White House, 2022). Thus, although Democrats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rump,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trategy still continu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emphasis on traditional security in the Arctic region.

In terms of specific policies, to address the increasing security threats in the Arctic,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strengthen Arctic infrastructure and enhance its strategic deployment in the region. On one hand, the new Arctic strategy mentions that the U.S. will strengthen and utilize its military and civilian capabilities in the Arctic region to deter threats and to anticipate, prevent, and respond to both natural and human-made incidents. This includes developing communication and data networks that can operate in the Arctic; improving weather forecasting technology; enhancing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satellite coverage to meet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needs; ensuring homeland security through effective maritime operations and emergency response, including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U.S. Coast Guard icebreakers and improving the defense capabilities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o resist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cyberattacks(The White House, 2022). It will also strengthen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collect and perceiv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in the Arctic region to respond to air and sea threats at any time. For example,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s installing a remote radar system in Alaska that can detect hypersonic missiles in the future, and ensuring that satellites and ground-based radars can work together in Alaska (Judson, 2021).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government is invest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n the west coast of Alaska to expand the port of Nome as a future deep-water hub, which is expected to cater to coast guard and navy vessels navigating into the Arctic Circle. Currently, Alaska is one of the most militarized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the U.S. condemns Russia's aggressive military expansion in the Arctic, the Pentagon also plans to increase its presence and capabilities in the region, trying to rebuild its operational capability in cold regions that was neglected during the 20-year war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The Air Force has transferred dozens of F-35 fighter jets to Alaska, announcing that the state now has the most advanced fighters in the world. Currently, over 20,000 active-duty personnel are stationed at various locations in Alaska, including Eielson Air Force Base near Fairbanks,



Joint Base Elmendorf-Richardson in Anchorage, and the Coast Guard Air Station in Kodiak. Additionally, Alaska serves a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issile defense system(Baker, 2022).

2.2 The U.S. Arctic Climate Strategy: Advancing Clean Energy Revolution to Protect the State of Alaska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climate change was a priority concern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rctic region.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ere seen as the core of the U.S. Arctic strategy. However, wh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in 2016, it abandoned the climate change agenda that had been highly valu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rump himself scoffed at climate change, believing it to be a hoax, and withdrew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hindering U.S. participation in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cess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sued an “America First” energy plan, supporting energy development in the Arctic region and repeatedly attempting to lift the bans on new oil and gas drilling in most of US-owned Arctic oceans(Rosen, 2020). It announced the largest oil sale order in Alaska's history and supported oil drilling in wildlife conservation areas(Rosen, 2020).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Pompeo did not discuss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at the 2019 Arctic Council Ministerial Meeting, instead focusing on competing with China and Russia, which led to the first-ever failure to reach a joint agreement at the meeting due to unilateral opposi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Xu, 2019)

Compared t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regressive polici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esident Biden promised to restore America's credibility in climate action and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to rejoin the Paris Agreement on his first day in office. The administration is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emission reduction initiatives and promoting climate change action domestically. For instanc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proposed their plan for clean energy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with “historic” investments in clean energy and climate research. It is expected to invest up to \$400 billion in total over the next ten year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 clean energy economy and net-zero carbon emissions by 2050 in the United State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e Arctic reg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decided to prioritize the most affected Arctic communities and support raising Alaska's ecological



resilience, invest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tecting the Arctic ecosystem(The White House, 2022).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s Arctic strategy, which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trategy, mention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nvest in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clean energy in the Arctic region, including solar, wind, geothermal, ocean, biomass, and nuclear energy. The department is investing in smart grid technology to support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in the Arctic region.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is also studying key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Arctic region and evaluating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micro nuclear reactors and small modular reactor systems in the Arctic region. In addition, the department is investing in improving Earth system models to better simulate changes in sea ice and the Greenland ice sheet, reducing global and regional climate uncertainty(U.S. Department of Energy, 2022).

At the same time, the position of Arctic indigenous peoples as a key concern in the U.S. Arctic strategy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trategy outlin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people of Alaska, particularly indigenous peoples, and declares that the U.S. will work with Alaska'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communities to build resilience to climate change. The U.S. will increase its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Arctic and effectively reduce emissions in the region to protect the Arctic ecosystem. In addition, as part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S. government will consult, coordinate and jointly manage with Alaska's indigenous tribes, communities, compan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o ensure fair particip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safeguard the livelihoods of the people of Alaska(The White House, 2022).

2.3 U.S. Arctic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y: Cooperating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to Restore National Reputation Damaged by Unilateralism

The 2013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Arctic Region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ligned with the Democratic Party's liberal stance, emphasiz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Arctic's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valued cooperation in the Arctic region, stating in the Arctic strategy that changes occurring in the Arctic region wil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other Arctic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whole, thus governance of the Arctic region is complicated and requir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U.S. will seek to strengthen partnerships through existing multilateral forums and legal frameworks regarding



Arctic issues. And will also seek new arrangements to cooperate on shared concerns and address unique an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dditionall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established four major goal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cluding “pursue arrangements that promote shared Arctic state prosperity, protect the Arctic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security; work through the Arctic Council to advance U.S. interests in the Arctic region; accede to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nd cooperate with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The White House, 2013).

However, this Arctic strategy failed to provide stable guidance for United States’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During Trump’s four years in office, the U.S. not only abandoned the Arctic strategy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ut also withdrew from global governance, and hindered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Arctic. Althoug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ontinued to value the collaboration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Arctic, its unilateralism weakene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leadership(Xin and Zhang, 2021). This caused ongoing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 U.S. and Arctic countries, leading to centrifugal tendencies among Arctic countries.

Firstly, Trump had once expressed interest in buying Greenland, which caused strong dissatisfaction from Denmark. The Danish Prime Minister called his view “ridiculous”, and as a result, Trump postponed his plan to visit Denmark. Secondly, due t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implementation of trade protection policies, unilateral tariffs on steel and aluminum products were imposed on the EU, causing significant losses to steel and aluminum-producing countries such as Finland, Denmark, and Norway. This caused the trust of Nordic countries in the U.S. to sharply decline. Thirdly, Nordic countries have begun to seek small-scale independence in defense. In 2018, the five Nordic countries signed the Nordic Defence Cooperation Vision 2025, aiming to strengthen defense cooperation among the five countries. This shows that Nordic countries no longer completely trust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guarantees, so they are demanding more defense resources from the U.S. while slowly attempting to build their own defense capabilitie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hared governance approach in the Arctic region aligns with the Arctic strategy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hich emphasizes the restoration of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nd aims to restore the United States’ reputation and leadership in Arctic affairs. In the new vers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Arctic Region, allies and partners are mentioned multiple times, a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creasingly hostil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re given more security value. To support the United States' homeland defense, global military force projection, and deterrence objectives, the U.S. will cooperate with its Arctic allies and partners to enhance collective security, restrain aggression in the Arctic region, particularly from Russia, and deter potential adversaries(The White House, 2022).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lso values Arctic allies and partners'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investment and maintaining Arctic governance mechanisms. Its Arctic strategy highlights the United States'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Arctic allies and partners to support high-standard investmen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Arctic region, increase responsible Arctic investment, including investments in critical minerals, and work together to protec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improve investment review for national security. Compared t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neglect of various governance issues in the Arctic reg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emphasizes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rules, norms, and standards in the Arctic reg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existing multilateral forums and legal frameworks, including the Arctic Council, the Agreement to Prevent Unregulated High Seas Fisheries in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s Polar Code, and the Agreement on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Arctic Scientific Cooperation. The U.S. will also continue to promote its acce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The White House, 2022).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trategy continu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concerns for 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is wary of the security threat Russia pose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otential challenges from China in the Arctic region. It has translated the strategy into specific policies to promot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strategic deployments in the Arctic region. In terms of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has returned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ideas and taken more substantive measures, with greater attention paid to Alaska commun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Arctic reg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emphasizes cooperation between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areas of security, economy, and governance. Compared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open cooperation, it has tightened up, but it is more inclusive tha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unilateralism.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trategy is a "middle road" between the Obama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trategies.



3 Impact of Changes in U.S. Arctic Strategy on China's Arctic Interests

The Arctic region has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value 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climate system, hav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With climate warming, significant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Arctic region, which will also have an impact on China's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navigational value of the Arctic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looking forward to equal participation in Arctic governance. In addition, the Arctic region has abundant petroleum, natural gas and mineral resourc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can bring enormous benefits to the world economy.

Therefore, China has set “understanding the Arctic, protecting the Arctic, utilizing the Arctic, and participating in Arctic governance” as the goal of its Arctic policy,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its scientific exploration rights, economic rights, and governance rights in the Arctic region. First, China supports and encourag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Arctic region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geography, climate, biology, and resources of the Arctic. Second, China hopes to use Arctic waterway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lobal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and promot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eanwhile,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sustainable resource utilization, it hop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Arctic resources on an equal basis. Finally, China has been working to play its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Arctic region, reducing harm to the glob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ng the culture of Arctic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t hopes to participate in Arctic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 just, reasonable, and orderly Arctic governance system. Howev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trategy views China as a potential challenger in the Arctic region,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China advancing its own interests in the Arctic.

3.1 China's Arctic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May Be Impeded Under U.S. Pressur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Arctic,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climate system, is one of the most sensitive regions to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leads to the melting of the Arctic ice cover, reduction in ground albedo, frequent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nd deteriorat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Yang et al., 2016). The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in the Arctic region will have an impact on China’s ecosystem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such 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melting of sea ice will also pose a threat to China’s coastal c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due to rising sea levels.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China’s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Arctic region. However, the U.S. describes China’s Arctic activities as “dual-use research with intelligence or military applications”(The White House, 2022), and intentionally promotes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in the Arctic, changing the attitude of Arctic countries, which are important fulcrums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Arctic affairs, thus hindering China’s scientific cooperation with Arctic countries(Zhao N N, 2022).

Although some Arctic countries still maintain a rational and open attitude toward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Arctic affairs, such as Norway, which emphasized its support for China’s joining the Arctic Council’s working group on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advocated a detailed and realistic evaluation of China’s role in the Arctic in its 2020 Arctic policy(Government of Norway, 2020). However, due to the ongoing negative portrayal of China’s Arctic activities by the U.S. government, most Arctic countries have heightened their vigilance regarding China’s presence in the Arctic. For example, Sweden points out in its Arctic strategy that China is showing ambition in the Arctic, and China’s pursuit of influence in the Arctic may lead to conflicts of interest(Government of Sweden, 2020). Finland believes in its Arctic strategy that China has shown increasing economic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Arctic, and its Arctic goals may lead to tense situations in the Arctic region(Government of Finland, 2021). The Danish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s 2018 report suggests tha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China is striving to enhance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Arctic region(Camilla, 2019). In addition, China’s observation satellite deployment in the Arctic region is seen by the U.S. as dual-use technology for military purposes, and China’s underwater mapping and acoustic research in the Arctic is seen by the U.S. as preparation for submarine passage(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

3.2 The Hostility of the U.S. towards China Is Detrimental to China’s Efforts to Safeguard Its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Arctic, Including Navigation Routes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On the one hand, China is closely monitoring the navigation prospects in the Arctic region. The Arctic route may promote commerci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Nordic



countries and facilitate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a-Europe shipping route through the Suez Canal, the Northern Sea Route has reduced the distance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ports by 20% to 30%, and container ships do not need to call at multiple ports during navigation, which shortens the shipping time by 10 to 15 days and saves time and fuel costs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route(Wang et al., 2017).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is actively promoting cooperation with Arctic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ich mineral, oil and gas, and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Arctic region. In the North American Arctic region, China has maintained good investment relations with Canada, Greenland, and Alaska. 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nce held a 45% stake in the Peace River Oil Partnership and a 10% stake in Teck Resources in Canada. In 2013, China acquired Nexen, a Canadian offshore oil company, for \$15.1 billion, and made investments in nonferrous metals. These investments did not attract special attention from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at the time(Rosen, 2017). Greenland has a strong desire to have economic contact with China. China has cooperated with Greenla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rare earth elements, and Shenghe Resources acquired a 12.5% stake in Greenland Minerals in 2016. The two companies agreed that Shenghe Resources could acquire up to 60% of Greenland Minerals(Volpe, 2020). Although the U.S. has low interest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the Arctic region, Alaska hopes to establish goo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China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Alaska in 2017, committing to invest in the Alaska LNG project.

However, sinc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dentified the Arctic as a key area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pushing for remilitarization of the Arctic, leading to a gradual deterioration of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trategy indicates that this trend will continue, particularly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escalated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prompting the United States to increase its military deployment in Alaska, putting the Bering Strait at risk and affecting its expected traffic. If the Bering Strait remains in an unsafe state for a long time, it will undoubtedly be a major obstacle for China's future use of the Arctic route.

In recent years, the U.S. government has been hostile to China's presence in the Arctic, and Arctic countries that are U.S. allies have also adopted a follow-up strategy, showing high vigilance towards China's Arctic activities, including investment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 very sensitive to China's investment in Alaska and canceled the LNG project between China and Alaska in 2019 citing "national security" reasons. In 2018, the Canadian Parliament passed the Investment Canada Act, which gave the government the power to "review and prevent non-Canadian investment" and prevented Shandong Gold Group from acquiring TMAC Resources in 2020(Wolfson et al., 2022). Although Greenland has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investment and established an office in Beijing in 2021, focusing on trade, green energy,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ultural exchange, it is also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U.S. strategy towards China(Quinn, 2021). In 2017, the then Greenland Prime Minister flew to Beijing to invite Chinese investment in building three new airports.(Hinshaw and Page, 2019). But the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informed the Danish Defense Minister of strong U.S. opposition to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vestment in Greenland airports. After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Denmark agreed to fi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wo airports in Greenland, Greenland agreed to fi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ird airport, and the United States agreed to share some of the costs(Breum, 2018).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trategy strengthens the blockade of China's Arctic activities, which sees China's Arctic investment intentions as expanding its influence in the Arctic region, and therefore advocates "high standards" investment among allies and partners(The White House, 2022).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has banned the use of Chinese 5G technology and prohibited Chinese communication companies such as Huawei from entering the U.S. 5G market. U.S. Arctic allies have also followed suit, replacing Chinese 5G equipment domestically. The U.S.-led malicious exclusion of Chinese Arctic investment is clearly detrimental to China's investment an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Arctic region.

3.3 The U.S.-Led Exclusionary Cooperation with Arctic Allies and Partners Will Hinde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Arctic Governance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the United States, in conjunction with Canada, Finland, Sweden, Iceland, Denmark, and Norway, decided to revoke Russia's status as a member state of the Arctic Council and claimed to continue Arctic governance work without Russia. While isolating Russia,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not shown a tendency to cooperate with non-Arctic countries in the Arctic region, but instead engaged in clique-style politics among Arctic allies and partners, rekindling the "Monroe Doctrine" in the



Arctic region, which undoubtedly deals a heavy blow to non-Arctic countries that want to participate in Arctic governance.

Currently,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Arctic governance is seriously inadequate. In the Arctic Council, China can only send experts to the working group of the council as an observer country, submit work reports on specific issues, and has no real speaking and decision-making power. Arctic countries, including Russia, have always tended to keep Arctic affairs within the Arctic countries, and even after the North Pole "flag-planting incident" led to intensified conflicts among Arctic countries in 2007, five Arctic countries (United States, Russia, Canada, Norway and Denmark) still passed the Ilulissat Declaration in 2008, which reaffirmed that Arctic countries will take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s the governing rule for the region and explicitly stated that other governance systems like the Antarctic Treaty, are not needed. For Arctic countries, limiting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Arctic governance represents a way to maintain control over Arctic affairs. However, after the Russia-Ukraine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for security reasons, have allowed NATO to participate in Arctic security affairs, which indirectly demonstrat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broad demands involved in Arctic affair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dominated by the "Monroe Doctrine" in Arctic governance (Pan and Xu, 2021).

Nevertheles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trategy still emphasizes exclusionary cooperation with allies, attempting to solve Arctic region problems through solidarity with allies and exclud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non-Arctic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which in the short term will hinde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Arctic governance. However,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Arctic reg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non-Arctic countries in Arctic governance,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lobal demand for Arctic governance and the U.S.-le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Arctic cannot be concealed.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has increased its efforts to exclude China from the Arctic region, Russia is leaning towards cooperating with China in the Arctic reg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U.S.-Russia conflicts.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the United States, along with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imposed comprehensive sanctions on Russia. Especially in the energy sector, non-market intervention by the U.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as well as competition with Russia over energy pricing and market share, have put pressure



on Russia to reduce its expected demand. Russia's awkward international status has also prompted it to look east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deepen its relationships with Asian countries. To sell more oil and gas resources to non-Western countries, Russia will strengthen its energy development in the Arctic region and build more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routes to Asia. China's funds, technology, and market will become important support for Russia's Arctic energy development, objectively increasing China's bargaining power and pushing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further, including future cooperation in oil and gas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in the Arctic region(Zhao L, 2022).

4 China's Response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rctic strategies of past U.S. administration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hanges and impacts on China's Arctic interests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trategy. Overall, the United States holds a relatively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China's Arctic participation, bu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lso used the "three Cs" to define relations with China, that is,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ommon interests in the Arctic reg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sharp deterioration in Russia-U.S. relations, the Arctic region may provide space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pond to the new changes in the U.S. Arctic strategy, China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trengthen its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rctic regio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rctic affairs, and consolidate and expand China-Russia Arctic cooperation.

Firstly, China should endeavor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of no contac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U.S. governments on Arctic issues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2020-2022).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re has been almost no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U.S. governments in fields such as scientific research, climate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f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continue to adopt this approach on Arctic issues, it will be extremely detrimental to the resolution of Arctic issues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Arctic region. It is possible for the Chinese and U.S. governments to break through this impasse in 2023, as the U.S. has slightly changed its stance on China being the top threat in the Arctic regio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the climate change in the Arctic region is the fastest among all regions in the world and, in light

of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the Chinese and U.S. governments must cooperate to address it; and China has maintained cooperation with some NATO allies of the U.S. on Arctic issues.

Additionally,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Arctic affairs. Firstly, China should actively engage in Arctic governance mechanisms, such as the Arctic Council, International Arctic Science Committee, and the Agreement on the Prevention of Unregulated High Seas Fishing in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 Secondly, China should collaborate with Arctic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climate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Arctic. Arctic climate change affects the future of humankind and is currently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governance. China should cooperate with relevant countries, strengthen scientific research, understand glacier change patterns, and strive to promote human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Finally,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Arctic indigenous organizations. Arctic indigenous peoples live in the Arctic region. On one hand, they have a wealth of knowledge about the Arctic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also the human group most affected by climate change.

Thirdly, China needs to uphold and expand its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As the largest country in the Arctic region and the country with whom China has the most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Russia is critical for China to maintain its presence in the Arctic. Since the joint statement on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new era was signed by China and Russia in June 2019, China-Russia sustainable cooperation in the Arctic has expanded to cover areas such as Arctic shipping routes, infrastructure, resource development, tourism,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scientific exploration.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on Arctic infrastructure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both China and Russia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implement cooperative projects, and expan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on Arctic climate change.

References

- Baker M. 2022. With Eyes on Russia, the U.S. Military Prepares for an Arctic Future.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27/us/army-alaska-arctic-russia.html>.
- BIDEN-HARRIS DEMOCRATS. The Biden plan for a clean energy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https://joebiden.com/climate-plan/#>.



- Breum M. 2018. How a Dispute Over China and Greenland's Airports Worked Its Way Toward a Solution. <https://www.arctictoday.com/dispute-china-greenlands-airports-worked-way-toward-solution/>.
- Camilla T. N. Sørensen. 2019. China As (Near-) Arctic Great Power—Drivers and Perspectives. https://www.thinkchina.ku.dk/documents/ThinkChina_Policy_Brief_China_as_Near-Arctic_Great_Power_Drivers_and_Perspectives.pdf.
- Government of Finland. 2021. Finland's Strategy for Arctic Policy. https://julkaisut.valtioneuvosto.fi/bitstream/handle/10024/163247/VN_2021_55.pdf?sequence=1&isAllowed=y.
- Government of Norway. 2020.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s Arctic Policy: People, Opportunities and Norwegian Interests in the Arctic. https://www.regjeringen.no/globalassets/departementene/ud/vedlegg/nord/arctic_strategy.pdf.
- Government of Sweden. 2020. Strategi för den arktiska regionen. <https://data.riksdagen.se/fil/9FFD538C-85BE-4269-92A1-ED2AB5C7626A>.
- Guo P Q, Zou Q. 2019. Adjustment of the Arctic Policy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Forum*, 21(04), 19-44+155-156.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4.002.
- Hinshaw D, Page J. 2019. How the Pentagon Countered China's Designs on Greenland.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the-pentagon-countered-chinas-designs-on-greenland-11549812296>.
- Judson J. 2021. US Missile Defense Agency declares initial delivery of Long-Range Discrimination Radar in Alaska. <https://www.defensenews.com/pentagon/2021/12/06/us-missile-defense-agency-declares-initial-delivery-of-long-range-discrimination-radar-in-alaska/>.
- Pan M, Xu L L. 2021. "Beyond 'Monroe Doctrine': The Arctic Science Ministerial and the Innovation of Arctic Governance Regime", *Pacific Journal*, Vol. 29, No. 1, 2021, pp. 92-100.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21.01.009
- Quinn E. 2021. Greenland Seeks to Boost Profile in China with New Beijing Office. <https://www.rcinet.ca/eye-on-the-arctic/2021/12/01/greenland-seeks-to-boost-profile-in-china-with-new-beijing-off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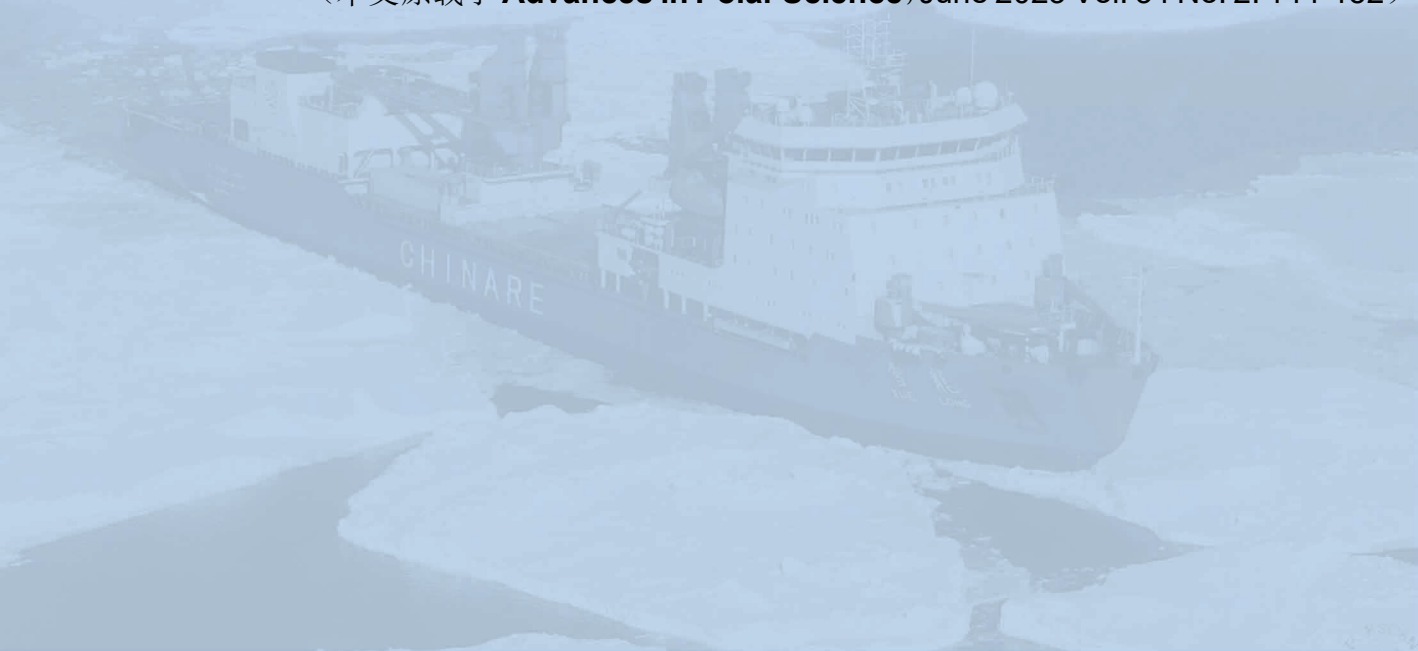


- Rosen M E, Thuringer C B. 2017. Unconstrain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Emerging Challenge to Arctic Security. <https://policycommons.net/artifacts/2290814/unconstrained-foreign-direct-investment/3051008/>.
- Rosen Y. 2017. Trump administration announces largest ever lease sale in Alaska's Arctic petroleum reserve. <https://www.arctictoday.com/trump-administration-moves-to-relax-arctic-ocean-oil-drilling-safety-rules/>.
- Rosen Y. 2020. Trump administration seeks last-minute rule blocking banks' policies against financing Arctic oil. <https://www.arctictoday.com/trump-administration-seeks-last-minute-rule-blocking-banks-policies-against-arctic-oil-financing/>.
- The White House. 2013.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Arctic Region.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nat_arctic_strategy.pdf.
- The White House. 2020. Briefing on the Administration's Arctic Strategy. <https://2017-2021.state.gov/briefing-with-senior-state-department-official-on-the-administrations-arctic-strategy/index.html>.
- The White House. 2022.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Arctic Region.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National-Strategy-for-the-Arctic-Region.pdf>.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 Report to Congres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rctic Strategy.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n/06/2002141657/-1/-1/1/2019-DOD-ARCTIC-STRATEGY.PDF>.
-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2022. Arctic Strategy. https://www.energy.gov/sites/default/files/2022-11/DOE_Arctic_Strategy_202211_1.pdf.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 Military-Civil Fus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What-is-MCF-One-Pager.pdf>.
- Volpe M. 2020. The Tortuous Path of China's Win-Win Strategy in Greenland.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tortuous-path-china-win-win-strategy-greenland/>.
- Wang C X. 2022.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Arctic Strategy. *Northeast Asia Forum*, 31(03), 76-91+128. doi:10.13654/j.cnki.naf.2022.03.006.



- Wang N, Yan B, Wu D, et al. 2017.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China-Europe shipping rout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ctic navig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37(12), 9-16. DOI: 10.15957/j.cnki.jjdl.2017.12.002.
- Wolfson R, Overfield C, Rosen M, DeThomas D, Tallis J. 2022. Arctic Prospecting: Measuring China's Arctic Economic Footprint. <https://www.cna.org/reports/2022/01/arctic-prospecting.pdf>.
- Xu X. 2019. Arctic Council countries fail to issue joint declaration due to disparities.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5/08/c_138042515.htm.
- Yang M Q, Ge S S, Zhang R. 2016. Climate Change and Arctic Responses-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Risks. *China Soft Science*, (06), 17-25.
- Zhao B, Xie S M. 2022. Transatlantic Climate Political Divergence: Representations, Cause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2(05), 60-69. doi: 10.16493/j.cnki.42-1627/c.20220927.004.
- Zhao L. 2022. Russia's Arctic energy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Efficiency reconstruction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Pacific Journal*, 30(12), 76-88.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22.12.007.
- Zhao N N. 2022. Analysis of the Arctic Strategy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rospects. *Frontier and Ocean Research*, 7(06), 35-48.

(本文原载于 **Advances in Polar Science**, June 2023 Vol. 34 No. 2: 144-152)



【国外智库报告观点摘要】

Frozen Frontiers: China's Great Power Ambitions in the Polar Regions^①观点摘要

这部报告是美国著名智库 CSIS 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发布的报告，作者 Matthew P. Funaiole, Brian Hart, Joseph S. Bermudez Jr. and Aidan Powers-Riggs

主要观点：

(1) 中国在北极和南极地区不断扩大的存在是其更广泛追求全球大国地位的一部分。中国在南极洲日益增长的科学存在与其更广泛的政治目标相一致。过去，由于中国在南极洲缺乏科学活动以及西方列强的政治关切，中国在获得《南极条约》协商国地位方面面临困难。……尽管地缘政治阻力令中国在北极的选择变得冷淡，但北京在南极洲却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中国目前正在那里进行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扩张。

(2) 中国对极地科学的贡献使其在极地事务中拥有发言权和影响力，同时为推进军事和战略目标打开了大门。中国对南极科学日益增长的贡献可能为中国在该地区未来治理中拥有更大发言权铺平道路。例如，到 2048 年，《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可能会复审，从而使中国有机会制定有关矿产资源开采的未来规则。

(3) 中国绝不是唯一一个将科学用于战略目的的大国，但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加大中国极地探索的风险 (raising the stakes)。

(4) 中国在南极洲的战略包括使用军民两用技术，认为新建成的中国科考站将与中国其他地面站一样具有双重用途能力，科学卫星地面站可以支持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收集，部分原因是为提高解放军能力。2022 年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事的报告指出，“(中国) 南极洲战略包括使用军民两用技术、设施和科学研究，这些可能至少部分是为了提高解放军的能力。” 它补充说，中国在那里的设施可以作为中国军民两用北斗卫星导航网的参考站，这是北京替代美国运行的全球定位系统。……中国自己的战略著作明确表明，解放军瞄准了该地区。……中国国防大学出版的最新一期颇具影响力的军事思想教材《军事战略学》2020 年版直言“军民混合是大国实现极地军事存在的主要途径”。报告补充说，中国应“充分发挥军事力量在支持极地科学研究和其他行动中的作用”。

^① CSIS: <https://features.csis.org/hiddenreach/china-polar-research-facility/>



(5) **建议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对两极进行负责任的管理需要国际合作，中国可以在这些努力中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及盟国仍应仔细**监视**中国不断变化的活动并推动**提高透明度**；美国应注重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更牢固的外交和经济伙伴关系，并加强国际治理机制，希望通过这些努力确保南北极不会成为下一个地缘政治竞争的热点。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罗佳摘编)



【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摘要】

南极条约协商国制度性话语权的来源：科研实力与议题联盟

包永康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00 级硕士学位论文)

自《南极条约》运行 60 多年以来，南极治理局面不断发展，诸多机制不断建立。贯穿其中的，是各协商国制定规则的权力，即制度性话语权。然而，协商国之间的制度性话语权并不相等。协商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从何而来，是本文的研究问题。本文从议题设置、科研实力和议题联盟这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本文通过定性研究，论证议题设置是制度性话语权的直观表现形式，从而使制度性话语权可以被精确衡量；其次，继续通过定性研究，论证科研实力与议题联盟是制度性话语权的两个来源；再次，通过定量研究，对协商国的制度性话语权、科研实力、议题联盟排序与分类，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协商国案例。

在对 29 个协商国的制度性话语权、科研实力与议题联盟进行量化研究后，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和案例检验，得出结论：协商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与其所拥有的科研实力或议题联盟相匹配。具体包括：一，拥有强科研实力或强议题联盟的协商国也拥有强制度性话语权；二，拥有中等科研实力或中等议题联盟的协商国也拥有中等制度性话语权；三，科研实力与议题联盟都弱的协商国制度性话语权最弱。

本文的创新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用制度性话语权理论分析南极治理的历史与现状。制度性话语权理论是一个正处于发展中的理论，当前学术界尚未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南极治理的历史与现状，本文为南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二，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当前学界对制度性话语权的研究基本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个别案例来论证行为体制度性话语权的强弱，尚未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评估标准。本文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丰富了制度性话语权理论研究的方法。；三，本文统计了 1991 年-2021 年 30 年间的协商会议中各协商国所提交的将近 1300 份工作文件，对每一份工作文件的性质和通过状态进行单独分析，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了协商国在南极治理中的表现和博弈。

(指导教师：潘敏教授)

【极地读书会】

地球上永不熄灭的火星：南极

——读《南极洲：一片神秘的大陆》有感

武籽桐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00 级本科生)

想要完整的概括《南极洲：一片神秘的大陆》这本书的内容是十分困难的，比起其他结构清晰，甚至可以拆分成原因、影响、结果、解决手段等部分的极地系列丛书，这本书更像是一本冒险小说集，描述了作者加布里埃尔·沃克在南极大陆的见闻，利用故事发生的不同地点（即南极洲东部海岸、南极高原和南极洲西部）将冒险故事编织进南极地区这一复杂精美的挂毯中，以勇敢面对恶劣气候的国际研究团队作为主角，带领读者感受南极洲大陆的真实魅力。

英国卫报曾这样评价这本书：“我们现在都是焦虑的南极观察者，沃克的书是必不可少的入门书。”我非常赞同英国卫报的评价，虽然比起严谨的科学家，沃克更像是一个娓娓道来的吟游诗人或是小说家，但沃克无疑用亲切的口吻和成熟的写作功力带领我感受到了一次激动人心的遥远旅行。这本书就像是一本完善的旅游指导，拿着这本书，或许部分熟读此书的读者到了南极也能闭着眼睛摸到文中描述的酒吧、圣诞树还有冰川边上。

从在南极洲发生的史诗般的传奇故事，到对南极洲极地现代探险的科学解释，沃克优秀的展现出了人文主义与科学探索的完美结合，不仅让我被文中描述的探索队员所吸引，也切实地让我了解到了南极洲的神秘之处。

倘若你在了解沃克的生平后阅读了这本书，你一定会惊奇于她的写作风格。加布里埃尔·沃克是出身于剑桥大学的化学博士，曾多次获奖并已经出版了四部科普类作品，负责了多部BBC科学记录片的策划和解说工作。

沃克拥有如此优秀的履历，但在书中的形象却像是一个谦卑甚至有些时候会犯傻略微笨拙的人。就像是任何一部探险电影中的主角一样，沃克对南极洲充满敬畏与好奇，热情却又小心翼翼地融入已经在此生活已久的科研人员，像是个记者又像是个孩童一样好奇地发问，引出那些震颤灵魂的回答。



其实在下笔写读书报告之前，我才得知沃克的履历，此前在阅读时，每每在文中碰到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我总是下意识想象一个瘦弱、脸上带着些雀斑但又神情雀跃的年轻人，坐在篝火对面和我叽叽喳喳的讲着南极洲的见闻，有时还会故作骄傲，欲扬先抑地说自己绝不会喜欢企鹅，和我一样对那些已经在南极生活已久的前辈既尊敬好奇又有些犯怵。读这本书的过程并不痛苦，反倒更是像和一个好友轻松的聊天。从这就可以发现，沃克并没有骗人，这本书的英文名是 *Antarctica: An Intimate Portrait of A Mysterious Continent*，她确实做到了亲密感，这种亲密感不仅来自于沃克对南极洲大陆探险故事的细致代入感描述，也来自于她和读者本身的零距离感。

沃克的《南极洲：一片神秘的大陆》这本书似乎没有具体的血肉骨骼可供总结观瞻，合上书回忆思考时，我只能触碰到它的魂灵，想起沃克在狂风暴雪中、在探险故事中一次次对自己、对世界的哲学性思考。此书的字字句句都在说着同一个真理：来到南极洲吧，来到南极洲前的你和之后的你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这就是不同类型书籍的魅力，一些教科书类的书籍目的就在于向读者输入观点，这就需要一个有血肉、有骨骼的框架可供追溯复习，但沃克这本书不同，探险小说的意义就是在书中和作者直接交流，甚至在书中不经意间和自己深层次的灵魂相遇。因此在这篇读书笔记中，我将大篇幅的展示自己的思考，展示我和沃克的对话。

一、科研与南极

沃克在书中提到了部分人对南极科研的看法，他们认为，科研知识一个占位符，一旦南极洲由于某种原因被证明具有战略价值，人们就可以以科研为借口在此插上旗帜，保持存在。在研究北极时，我也曾有这种强烈的观感。随着地球变暖，冰盖消融，科研的难度大大降低，就像是一块原本被封在冰层中的鲜嫩牛排被突然解冻，极地周围围满了拿着刀叉垂涎欲滴的国家，争着抢着要决定自己有权吞下哪一块最肥美的肉。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无论主权这个问题最后的解释权在哪个国家手上，人类和国家都是自然要惩罚的罪人。

但沃克并没有急着在这本探险小说中将周围的国家定性为争夺利益的恶人，她反倒用慈母般的眼光注视到了那国家之下一个个舍弃家庭生活来到冰冷南极的研究员。南极洲因为与世隔绝成为了一处科研圣地，在南极大陆的冰幔中，不仅涉及外太空，而且还涉及人类的历史甚至是人类的未来，为此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科研着



愿意舍弃温暖的家庭，为了开展科研，见证那些冰层之下怪异而奇妙的生物，来到这无人之境合作安家。

二、南极与女性

严酷的南极洲大陆并没有想象中的大男子主义，事实上科研队伍中有不少女性。或许这就是女性作家总能注意到的细腻之处，与男性不同，到达一个地方展开探险时，女性总要多考虑一步：这里是否禁止女性通行甚至嘲笑恶意打压女性探险者。

越是条件艰苦环境险恶的地方，女性就更容易被当作资源或者是次等公民看待。在男性踏足南极一百多年后，女性却仍被禁止接近南极，除非她们和丈夫一起参加探险。沃克提到，目前已知的第一位登上南极的女性叫卡罗琳·米克尔森，她是一位挪威捕鲸船长的妻子。直到1969年，一位新西兰冰川学家科林·布尔打破了“女性不属于南极”的桎梏，组建了第一支女子科考队（讽刺的是，当一支科考队完全由男性组成时，他们并不需要特别注明“男子科考队”，因为人们天然的印象就是如此，这没什么特别的）。但在科林完成这件开天辟地的壮举时，她却受到了朋友的来信，骂她是个叛徒。

在1985年萨拉来到南极前，她已经在国家户外领导力学校当了十四年的指导，尽管如此，她还是等了两年才被南极科研所接受，而她的男友只等了两个星期就被接受了。当时美国海军还在负责后勤，南极上一千个人里只有二十八位平民女性。这自然意味着每位女性身上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聚光灯。那些认为女性不该来到冰面上的男人对此毫不讳言。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如果女人都能干这个活，那说明这个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干起活来就感受不到英雄气概。

但过了几年，一群俄罗斯人来到了麦克镇，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代表戴夫·布雷斯纳汉邀请萨拉去参加为俄罗斯人举办的鸡尾酒会，萨拉误以为是应召女郎项目，而戴夫说他并不是这个意思，俄罗斯人不让女性参加他们的项目，因此他希望萨拉能过去和他们说说自己都做了什么工作，从而影响他们。戴夫的话让萨拉深受触动，她意识到了，这不是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斗争，而是女性和男性一起与偏见作斗争。

在读到这一段时，我感受到了科林·布尔和萨拉的不易和艰难，也庆幸能有萨拉、科林以及戴夫这样的人意识到了这种歧视的不公并且勇于挑战，让世界随着一个人灵魂的自由解放发生改变。南极能让人类感觉到渺小，但同时也在过去让女性



感觉到自己更加渺小。在现代生活中，尽管女性已经不像过去一样如此强烈的遭到歧视，但处境仍旧比男性要相对恶劣。与此同时，我也在反思自己脑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在想到南极，想到南极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时，我脑中的第一印象也是高大强壮，或者是有大胡子的男性，这种从社会中习得的刻板印象也会进一步禁锢女性在社会上的发展。但在读过这本书后，想到南极科研工作者，我会想到那一个个鲜活自由的女性形象，这就是阅读这本书给我带来的进步之一。

三、南极与渺小的人类

从埃利伯斯山顶可以俯瞰麦克默多和罗斯岛的大部分地区。萨拉主管的营地距离埃利伯斯山还有一段距离。在科考季快结束时，有一天她骑着雪地车一路朝山上开，开岛没路的地方，下了车徒步朝火山口进发。到山顶后，萨拉朝南一望，禁不住惊喜得热泪盈眶。

“人们打算测量那个地方，试图搞清楚它的底细。但是，我不同意，不能这么做。我会用哪个地方来衡量自己，我有资格站在那里吗？我能在哪里生存吗？平静的一天，埃利伯斯山上万籁俱寂。突然，没有任何警告，它就开始往外扔炸弹。砰！整个心灵都感到震颤。这个地方让我感受到自己的渺小。我并非弱不禁风，但是很渺小。我喜欢那种感觉。”

正如萨拉所描述的，南极给人带来的价值，不仅仅止步于科考，还有灵魂层面的交流。在萨拉所在的运营部，除了无线电内同事们交流的“知道了”、“清楚了”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嘶嘶作响的高频背景声，还有宇宙射线偶尔穿插的几个杂音，萨拉将其称作“来自宇宙的飞吻”。她说，像海浪拍在海滩上的那种哗哗作响的声音是来自木星的射电风暴，那种低沉短促的哨声则是来自路过的流星。

蕾·斯佩恩在好几个科考季中在南极当木工，她热情好客，长长的金发编成辫子，脸上总是带着友善的微笑。她是最典型的营地保姆。自从1979年以来——也就是女性开始为来到这片大陆、进入科考项目而斗争的日子起——她每年都会到冰面上来。起初，她只打算来一次，权当是探险。但从那以后，她便再也忘不掉南极。“简直是被南极附体了。”她说。

如果你是个铁杆冒险家，愿意看到南极大陆最严酷的一面，愿意尝试早期探险家曾体验过的孤独感，你需要在这里度过一个冬天。冬天没有飞机，也没有机会回家。即使放在今天，在紧急状态下离开国际空间站，也比最后一架飞机飞走后再离开南极点更容易，这时南极大陆已经放下黑暗的幕布，将你封冻在一片死寂之中。



作者沃克本人从未在南极洲过冬，可能永远也不会，但这种念头仍旧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在南极遇到的过冬者越多，这种迷恋就越深。

在南极点工作的人有一个绰号叫做“极点人”，他们的着装很特别——沉重的卡哈特牌工作服搭配朝厚的绿色大衣。要是回到麦克默多，这就是荣誉的象征，可以在穿红色大衣的人面前趾高气昂。不过极点人有时也很有诗意，在形容南极的冬天到底像什么样的时候，他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投降’。不是放弃，是投降。交出所有主动权，无论发生什么，你都逃不脱。它太强大了。我终生难忘。”

在21世纪，地球上很少有地方能让你真正与世隔绝，身体被寒冷冰冻封锁，思想才能开始冒出火花来。假如你恰好在南极，厚厚的冰幔在构成整片大陆的裸露的岩石上滑行，而你就在冰滑梯的正中央。而且，无论发生什么事，人们都不会来接你。人们根本来不了。当这种恐慌感渐渐消退，你就会感受到另一种放松，那种除了自己的工作和身边人的工作，几乎什么都不必担心的感觉。这不是放弃，而是投降。

在这种安静的、拥有震撼人心的美的地方，人类会不可抑制的开始自省：能欣赏如此美景，我何德何能？我该做些什么来感恩呢？这就是南极的魅力，能让人从狭小的过往社会中脱身，给予一个安静的环境去思考人类的灵魂深处、去思考人类与宇宙的联系。

四、南极的前辈：企鹅

沃克在书中写道，她十分讨厌人类赋予企鹅人性的做法，这是人类在利用企鹅征服南极。我们赋予企鹅人性，将它们人格化，把它们想象成讨人喜欢的缩小版的人类。在此过程中，我们就能将南极纳入可控的范围。所以尽管沃克很喜欢动物，但她向自己的朋友们和自己保证，她不会爱上这些企鹅。后面发生的事情不用我也猜得到，在南极生活的过程中，沃克不受抑制地爱上了这些顽强的动物。

接近十二月中旬时，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阿德利企鹅快跑完了一半。每年它们都必须将所有的繁育阶段——包括碰面、求偶、交配、孵卵、喂养和断奶——压缩进夏季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小企鹅孵出来后的头几个星期内，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会陪在它身边。但是，随着小企鹅慢慢长大，吃得越来越多，父母双方必须同时出去捕食。除了留几条给自己外，将剩下的鱼一股脑儿全都倒进小企鹅日益膨大的胃里。至此为止，小企鹅都生活在企鹅社群内部的“托儿所”里，身旁来回巡视或者

孵卵的成年企鹅会为它们提供保护。等到小企鹅长大后，企鹅父母就要拖着沉重的身子走上浮冰换毛，这是企鹅唯一不会笑的时段。它们枯坐在那儿，眉头紧锁，附近不允许存在任何其他企鹅，直到把旧的羽毛褪了个干净，换上新毛。当寒冬的第一波触角触及这片大陆，企鹅们便动身北迁。但是绝不会迁徙的太远，因为它们是南极真正的主人。它们稍微后撤一点点，退到开阔水域的边缘等待冬季结束，但从不离开冰面。春季开始，它们又会忠实地返回同一筑巢点，一切重头再来。

与人类不同，面对冷酷的生态和冰冷的海洋，企鹅并没有改变甚至破坏海洋，相反，企鹅适应海洋。在这片广阔的海面上，企鹅比人类要豁达通透的多，但地球上没有任何生物比帝企鹅过得更悲惨，沃克表示她下辈子绝不希望转世做企鹅。南极恶劣的天气、无法预测行动轨迹的海冰、海浪以及很多东西都会合起来消灭帝企鹅的有生力量，帝企鹅的繁衍生息就是在和整个世界作斗争。

沃克在文中和科研者的对话十分精妙，在这里我把这段话摘录下来。

“如今冰山阻隔，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泡影。它们还能开心吗？”

“为了繁育后代，企鹅父母真可谓尽心尽力，你都替它们难过。可它们不知情啊，我觉得它们不可能理解的。你不可能跟它们讲：‘今年随便玩玩吧，放松放松，等来年再说。’说起来真有点替他们难过。”

眼前那个小黑点在冰面上越变越小，30公里的往返路，它才刚刚走完头几步。这种竭尽全力，这种令人惊愕的一根筋，带着一种傻乎乎的高贵气质，接近于人类才有的气质。等它回来，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但它依然会不管不顾地去做。我不禁想起戴维讲过的那句话：“企鹅从不自我怀疑。”它总是一路小跑，啪啪啪，啪啪啪。

沃克终于明白，与其说这是在将企鹅拟人化，不如说是将感情寄托在大自然的适宜之处。帝企鹅互相拥抱的原因与我们人类大同小异。在进化之中，我们都坚守着同类之间的纽带和承诺，以共同应对残酷的外部世界。

南极科研工作者卡罗琳曾说：“要想在冬天活下去，你就要懂得合作，就像帝企鹅那样。”只有如此，大家才能结伴走完可怕的严冬之旅，在临时搭建的庇护所内，大家挤成一团，彼此之间以礼相待，保持希望之心不死。

为了抵御寒冬，企鹅这类物种将生存繁衍的时间压缩到了短暂的夏季，即使如此，仍旧有不少幼崽死于寒冷，南极的确是一片严酷的大陆。这些南极上生存的生灵们用了上万年甚至上百万年才获得在此繁衍生息的适应能力，我们这些人类作为后来者，无疑可以从它们身上学到很多。面对困难和无法翻越的冰山时，我们也应



该傻一些，再傻一些，装作没有看到，乖乖跟在企鹅前辈的屁股后头，凭着那种为生存而战的冲劲，一路向前小跑着去。

死很简单，难的是继续活着。

五、南极探险者的冒险精神

在此书中，书中有一位科研者让我印象深刻：彼得·多兰，是一位来自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生物学家。彼得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研究南极湖泊，他身材瘦高匀称，声音沙哑单调，说起话来全是生涩难懂的科学术语，初见时，你可能会觉得他很乏味。但是，只要他一笑，你便能发现他个性中的另一面——促使他来到南极的那一面。他不是能耐心地坐在实验室里摆弄显微镜的人，他一直喜欢干大事，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喜欢干些“华而不实的事”。彼得之所以要来到这里，竟然只是因为读了一篇论文，上面说这里奇怪的冰冻湖泊和火星颇有些类似。他原本就对那些似乎不属于地球的地方着迷，而这里又带有冒险色彩，真南极对他来说简直是再适合不过的地方。

彼得并不仅仅满足于从外面研究湖泊，他还要潜入南极湖泊之中。第一次潜水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是去邦杰丘陵绿洲探险。邦杰丘陵绿洲位于俄罗斯和平站附近。实际上，这是人类第一次潜入这个湖里，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湖水阴沉沉的，快要到湖底时，竟陷进了齐腰深的松软的淤泥中。彼得不知道是否会陷得更深，或者能否安全脱身。在和作者沃克讲述这个故事时，他两眼熠熠放光。“这太疯狂了！这才是真正的探索。我觉得这才是把人们吸引到南极来的原因之一。很多科研都已变成了例行公事，只有在这里，才是真正在探索。”

这里让我想到作者写过的一个笑话，在科研者被批准到达南极工作前，相关的机构会让这些科研者做一些试题，这些心理测试的结果不会向别人公布，因此有不少通过测验来到南极工作的同事都说，那些心理测验的目的是筛选真正心理有问题的人来到南极。

除此之外，在《南极洲：一片神秘的大陆》这本书中，有一则招人探险的广告让我印象深刻：“工资低，天气冷，长期不见光。安全返回无保障，一旦成功美名扬。”

这是沙克尔顿发布的一则南极探险队招人广告，虽然广告里说“安全返回无保障”，但还从来没有一名队员在他直接领导的行动中丧生。沙克尔顿是最勇敢的南极探险家之一，这一论断并不取决于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而是在一次探险中，他



在距离目标南极点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下令折返，这一行动胆识过人：在荣耀唾手可得时，没有忘记理性思考。正是这一举动让沙克尔顿的队伍免遭风雪吞噬。

南极无疑存在着大自然野蛮的一面。你在南极找个避风处坐下，就能看见飓风在几英里外肆虐，就像一片乌云尖啸着扫过罗斯冰架，把海水搅成一团白色泡沫。经历过南极的野蛮后，你会觉得之后的一切日子都是幸福的。

在沃克与戴维的对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戴维跑到海滩上查看企鹅状况时，飓风突然刮了起来，速度有一百多节，周围全是白茫茫的一片。没法走，只能爬。幸好戴维对小聚居地还算熟悉，直到那里有个小观察哨，约莫有电话亭那么大，戴维手脚并用地爬了进去。里面有个睡袋，还有一些食物。戴维把哨点的蛋糕全都吃光了，在那里呆了差不多三十六个小时。后来风速虽然还有一百多节，但视野亮堂多了，戴维硬生生爬了将近一公里才回到了小屋。

狂风将戴维困在电话亭大小的哨点里，他的同事就在一公里外的小屋内，却无法营救，因为过大的风速掀起风雪，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只能等。外面狂风暴雪，除了等，一筹莫展。在南极的科研项目里，探险家，也就是那些科研者们，没有任何特权，也无法私自收藏任何样品，他们带回去的只有讲故事的能力。在这种特殊的科研项目中，性格比什么都重要，能静下心来，能在起风时连续几天在帐篷里安静地读书，能尊重别人并给别人留足生活空间，这种能力更重要。南极不仅需要探险精神的人，也更加需要有耐心、有理性的人。

六、麦克默多干谷：地球上的火星

在《南极洲：一片神秘的大陆》这本书中，作者沃克用十分具有艺术性的语言介绍了麦克默多干谷的形成过程，并将麦克默多干谷描述为地球上的火星。

读到接下来几段时，我方知沃克在纪录片领域获得的奖项和荣誉和她的文字功底是无法分割的，这种身临其境的语言让读者不必在那时、在那里，却可以见证南极洲发生的一切。

5500 万年前，南极洲曾经温暖湿润，生机勃勃。后来在巨大的地壳构造里作用下，地表开始移动。地壳崩裂，远古世界中的这片地区开始抬升。随着地面升高，地表河便开始侵蚀周边地区。它们汹涌奔腾，从内陆涌向大海，一路上切削原本凸起的岩石，掏挖出这排平行山谷。与此同时，在南极大陆的另一侧，地壳构造力也开始发挥作用。南极洲日渐与其他大陆分离开来，数百万年后，只剩下一个接触点：南极半岛细长的手依然紧握着南美洲的南端。后来，大约 3500 万年前，紧握的



手松开了。海水涌入两个伙伴之间，洋流开始绕着新生的大陆旋转，逐渐形成一个漩涡，将南极洲与温暖舒适的外部世界割裂开来。

德雷克海峡的开启则彻底关上了南极洲这个大冰柜。森林消失，苔原变成荒漠。在南部高原上，一座巨大的冰盖悄然成型，并朝海岸步步紧逼。冰盖本可以吞噬山谷，但早期剧烈的构造运动使得沿着山谷南部边缘渐次隆起一条条锯齿状山脉，它们阻断了冰盖前行的道路。

于是谷底就这样裸露在外，愈发干燥寒冷。山上的雪坡形成了几条小型冰川，一直流到谷底。冷空气形成狂风，自高原上倾泻而下，在小石头上冲刷出无数小孔，发出怪异的尖啸。千百万年来，干谷内从未下过雨，雪也极少。这是地球上最冷、最干、最荒芜的一块石头地。

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令许多科学家兴奋不已。为了了解地球家园，人们总爱探索各种极端现象。但干谷内的景象却比极端还要极端，干谷的历史能如同镜像般展现火星的历史，换言之，干谷就是地球上的火星。

与火星如出一辙，麦克默多干谷也没有肉眼可见的生命迹象，这里甚至有死亡谷的称号。但或许令人吃惊的是，干谷内存在大量生命，知识并非以我们常见的形式存在而已。这是因为干谷虽然干燥，但也不是一点水都没有。每年都有那么几天，气温缓缓回升到冰点以上，足以将溢流到山谷里的冰川融化那么一点点。融水形成涓涓细流，汇入谷底细长的湖泊内。虽然所有湖面都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冰，但多亏了每年注入的微量液态水以及随之而来的热量，湖水尚不会结成一个生硬的冰坨。通常来讲，哪里有水，哪里就有生命。火星上有没有可能存在生命？麦克默多干谷，这片荒芜的土地已经给出了异乎寻常的答案：寒冷并不一定意味着死亡。

作者沃克曾和一位专门研究干谷陨石的学者克里斯一起到一处砂岩断裂的地方散步，在那里，他们发现干谷内的石头上有活着的细菌。

“你怎么看？”克里斯问沃克，“为什么这些家伙（他指着绿色的条纹）活在下面，而这些家伙（他又指着表面上的黑斑）却幸福地活在表面？”克里斯目光里充满了期待。沃克耸了耸肩，表示等他来揭晓谜底。很明显，这块小石头上并不存在干燥问题，所以沃克并不明白蓝藻为什么要住在石头里面。但问题似乎在于光照强度。“两种都是蓝藻。”克里斯说，“它们之所以呈黑色而不是绿色，原因在于它们能分泌出一种吸收紫外线地色素。基本可以这样讲，它们摸了防晒霜。”

这么说来，表面上的这些黑斑原来竟是在晒日光浴的细菌。它们就是这样应对夏天强烈的光照，这里是世界上唯一能找到它们的地方。

因为深处谷底，而且风也减弱了，所以阳光炙热。虽然严格来说，气温仍远低于冰点，但沃克却觉得自己穿着大衣有些太厚了，甚至昏昏欲睡，突然间非常想躺在其中一块石头上晒太阳。沃克总算知道了蓝藻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在这里生活其实没那么难。由于地形和海拔进行了奇妙的组合，生活简直就是在海滩上晒太阳。

克里斯在干谷的各个地方都曾发现过此类岩石定居者。火星上类似的岩石也会像生命提供最后的避难所。

麦克默多干谷可能是世界上最恶劣的生存环境，但干谷告诉我们，生命总有办法找到生存之道。越是这种寒冷、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就越是可能发现鲜活的存在。生物学家彼得曾在书中对于干谷和生命之间的联系发问：“地球生命的极限形式是什么样的？”、“生命要被逼迫到什么程度，才会变得不再是生命？”、“也许地球生命就是这样开始的，也许将会这样结束。没准这便是终结。”

这样的发问不仅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也不乏对生命、对人类的哲学性思考。

七、南极与世界末日

在我参加欧洲新北极政策的研究项目中，我体会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脆弱。北极正在变得脆弱，而人类应当保护它。读过这本南极的书后，我方知人类迟早会自食恶果。

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二氧化碳含量就像不断后仰、伺机攻击的眼镜蛇一样连续攀升，全球变暖的环境下，南极洲陆基冰盖所含的冰，足以淹没我们微不足道的、沿海岸分布的文明。

在此前一星半解的研究中，我也曾站在众多研究者身后，望着他们纷纷伸出手指向北极，说它如何脆弱，说它如何印证着世界末日的到来，我也同样茫然地伸出手指向极地，那里或许就是人类最后的终点，但极地就在那里，不悲不喜，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可以忽视那一双双指向它的手。

南极洲超越了我们所有人，超越了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优点和弱点、我们建设的雄心和摧毁的能力。足够多的冰可以滑入海中，将南极西部变成群岛，将海平面抬升到足以淹没沿海城市的高度，而南极大陆冰冷洁白的心脏都不会为此悸动一下。在如此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合该投降。

而且，即使当所有的冰最终都将融化，南极洲也不会迎来末日，无论人类做什么，如何破坏环境又如何微不足道的弥补，在千百万年后，白色大陆或许终将重新



变成绿色，而我坚信，在这样一个顽强的大陆上，一定不会缺少更加顽强的生命在这里，在那时，见证这一切。

加布里埃尔·沃克：《南极洲：一片神秘的大陆》，蒋功艳，岳玉庆译，2018.



【中心学术动态】

2023 年上半年中心主要学术活动

夏立平教授出席“俄乌冲突下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外交”研讨会

2023 年 1 月 7 日, 由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承办,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协办的“俄乌冲突下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在云端成功举办。来自同济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暨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的 20 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云端, 围绕俄乌冲突下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 俄乌冲突下中国周边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 展开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学术探讨。本次学术研讨会同步开放了线上直播, 并吸引了来自国内外近 200 名师生参与聆听。夏立平教授出席“研讨会, 并做专题演讲。

夏立平教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讲座

2023 年 3 月 7 日, 夏立平教授受邀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进行题目为“当前中美关系与北极态势”的学术讲座, 就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和造成当前中美关系的主要原因展开分析。

夏立平教授出席“韩国政局与中韩关系”研讨会

2023 年 4 月 11 日,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举行“韩国政局与中韩关系”研讨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廉德瑰主持了研讨会。夏立平教授作了专题发言。

夏立平教授出席“第八届中国民族文化遗产论坛”

2023 年 4 月 22-23 日, 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文化遗产专委会主办,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南通大学海洋文化研究院承办的“第八届中国民族文化遗产论坛”在滁州举行。来自全国人大文化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家民委、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全国 25 个省 52 所高等院校和 24 个科研院所、地方非遗部门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出席论坛。夏立平教授以“论中国特色海洋文化与软实力提升”为题作了专题发言。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教授在本中心讲座

应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邀请，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资深研究员 Abarkhan Magomedov 教授，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周五）下午 14:00—15:30 在衷和楼 1402 会议室作了题为 Geopolitics in the Arctic Region and Russia's New Arctic Policy 的讲座。讲座由夏立平教授主持，潘敏教授、王传兴教授、宋黎磊教授以及部分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参加了讲座。演讲结束后，参加讲座的老师和同学与 Abarkhan Magomedov 教授进行了积极互动和讨论。

Abarkhan Magomedov 教授主要从经济意义和安全价值两个方面阐述了北极地区在俄罗斯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在经济方面，Magomedov 教授指出，俄罗斯在北极拥有大片领土，且北极地区资源丰富，其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储备不仅为俄罗斯创造出巨大收益，也对俄罗斯工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在安全方面，Magomedov 教授指出，与其他北极国家不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更加关注安全议题，而这与俄罗斯追求全球性地位息息相关。除此之外，Magomedov 教授还谈及北极地区国际制度停摆失灵，以及俄乌冲突给俄罗斯北极战略带来的挑战等问题。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教授与中心师生进行对谈活动

应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邀请，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资深研究员 Abarkhan Magomedov 教授，于 2023 年 5 月 5 日（周五）下午 15:30—17:00 在衷和楼 1401 会议室，与学院师生就北极研究前沿领域（Arctic frontier research area）进行了对谈。Abarkhan Magomedov 教授首先发表了关于北极前沿研究的看法，他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北极议题领域产生了两种路径的争议，一个是以美加为首的地方化（localization）路径，另一个是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化路径。他并提出了北极的三个前沿研究议题，即北极地区的空间建设、全球变暖如何改变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属性，以及全球变暖对原住民的影响。

潘教授提出了北极历史、（历史上）原住民与欧洲人（殖民者）之间的暴力冲突、金砖国家如何参与北极治理，北极治理机制与其它国际机制存在的冲突，以及原住民参与全球性国际组织（例如 IMO）是否会加强其在北极治理机制中的作用等前沿研究领域。王传兴王教授认为可将北极前沿研究领域分为三大类，即北极高级政治—低

级政治的反转、话语政治与北极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以及科技发展对于北极地区事务的意义。在最后的讨论中，包永康同学向 Magomedov 教授提出了北极原住民的人口核算问题以及原住民部落间的差异问题；刘禹欣同学 Magomedov 教授提出了北极国家北极政策安全化趋势问题。Magomedov 教授对上述问题分别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回应。对谈活动由王传兴教授主持，潘敏教授、王传兴教授以及部分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学参加了此次对谈。

夏立平主任出席“世界新格局与两岸关系”研讨会

2023 年 5 月 6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在上海联合举办第二十七届“世界新格局与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夏立平教授以“俄乌冲突与中美战略博弈”为题作了专题发言。

潘敏教授受邀徐汇区党校讲座

2023 年 5 月 11 日，中心副主任潘敏教授受徐汇区党校邀请，在 2023 年徐汇区科级干部培训班上作了“北极地缘政治变化与中国北极外交”的报告，报告重点讲解后冷战时期北极地缘政治的发展和特征、我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政策目标和主要政策主张以及我国参与北极的历史和对北极治理所做的贡献。两个小时的报告后，学员们对我国“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治理北极，维护各国和国际社会在北极的共同利益，推动北极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目标作了深入讨论。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教授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做学术报告

应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的邀请，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资深研究员 Abarkhan Magomedov 教授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周二）下午 14:00-15:30 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作了主题为“低温地缘政治：气候变化与非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的利益”（Cryo-Geopolitics Climate Change and Non-Arctic Interests in the Far North）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讲座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赵隆教授主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叶江老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耀研究员、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敏教授、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传兴教授等参加了此次学术报告会。

Abarkhan Magomedov 教授首先探讨了气候变暖对北极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的重塑，并探讨了其所带来的政治后果。随着北极沿岸国家开始对新的水域、运输路线和资源储备提出要求，该地区开始被视为帝国冲突和多方利益的新舞台，出现了“北极大博弈”、“北方黄金国”、“新冷战”等隐喻。Magomedov 教授还探讨了极地的话语问，包括印度、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远北极国家正在推动一种基于承担国际责任动机的全球主义方法。Magomedov 教授尤其引用了瑞士、印度、爱沙尼亚的三个例子来说明“纵向气候方法这一政治意识形态革新。最后他还着重提到了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问题。

在 Magomedov 教授演讲结束后的讨论环节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赵隆研究员与 Magomedov 教授就北极例外主义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传兴则认为与其说是北极例外主义，不如说是例外中的非例外或非例外中的例外；此外，王传兴教授还认为，北极地区不仅存在“纵向维度”的话语政治，而且横向维度的话语政治也不可忽视。随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薛晨研究员尤提出了中国、印度等国参与北极治理面临的困境。Magomedov 教授对上述问题分别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回应。

俄罗斯学者马戈梅多夫教授在同济大学做社会科学前沿讲座

2023 年 5 月 9 日下午，由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同济大学社会科学前沿讲座第 70 讲在同济大学衷和楼 1802 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区域研究和外交政策系资深研究员、曾任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国立大学公共关系系主任的马戈梅多夫 (Abakhan K. Magamedov) 教授，以“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型：从激进的‘大西洋主义’到‘重返东方’”为主题展开讲演。讲座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钟振明教授主持，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师、本硕博学生、国际学生共 30 余人参加了此次讲座。

在本场讲座中，马戈梅多夫教授首先对“大西洋主义 (Atlanticism)”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向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试图为俄罗斯换取在西方“文明世界”的一席之地。而“重返东方 (the pivot to the east)”中的“东方”，则主要是指中国；这一转向也意味着俄罗斯精英反对完全依附于西方，并支持与中国进行合作。



马戈梅多夫教授批评了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并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指出，国家当前的政治利益、权力平衡、势力范围、身份认同和资源作用等非制度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并不亚于制度。

马戈梅多夫教授对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历史进行了三个时段的分期。第一，“后八月（post-August）”时期，即从1991年苏联发生的8·19政变至2001年9·11事件之前，这一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特点可以概括为“大西洋主义”；这也是早期的普京（early Putin）从作为新的领导人开始掌权的时期。第二，“后九月（post-September）”时期，即从2001年9·11事件至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这一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特点是以“重返东方”为关键词；这也是成熟的普京（mature Putin）政治形成期，并适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俄罗斯“转向东方”提供了一个机遇。第三，“后二月（post-February）”时期，即从2022年2月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来，这一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特点是着眼于“全球南方”；这也是成熟的普京时期结束于2022年2月24日，并开始晚期的普京（late Putin）时期。

马戈梅多夫教授演讲结束后，学院特聘教授仇华飞进行了精彩点评。马戈梅多夫教授与参加讲座的师生们展开积极互动，回答了来自教师、学生们的问题，并就俄罗斯可以为解决俄乌冲突作出何种努力进行讨论。马戈梅多夫教授指出，未来俄罗斯可以通过在全球南方世界国家（如伊朗、印度）的关系构建，推动更好的话语沟通，以促进全球问题的解决。

2023年6月28-30日第六届中美北极社会科学研讨会由同济大学和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合办，在广州成功召开。

外交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海南大学、澳门大学、上海海洋大学、阿拉斯加州、大连海事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极地研究所、澳门大学等单位的中国专家学者、来自美国北方研究所、国际北极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北亚利桑那大学等单位的美国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美两国极地问题研究领域80余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齐聚一堂”，围绕“全球变化与全球治理视域下中美北极合作”展开研讨。



征稿通知

《极地国际研究通讯》刊载有关极地政治、极地治理和极地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投稿。来稿字数不限。来稿请投寄 panmin417@163.com, 并注明作者单位和联系方式。

